家门前的那条河

许春樵



河不大,雨季河里水大。水流乱窜, 就窜出了大大小小的河湾。

河湾里是一汪活水,水边长满了水 柳、芦苇、菖蒲、龙须草、水葫芦……有些 杂,有些乱,有些野。春风一起,空气中四 处弥漫水的味道,我闻到的却是鱼腥味。 父亲说是的,河里的鱼冬眠了好几个月, 全都醒了,昼夜闹腾个不停。

少年的我对河的记忆是:河里有鱼。

乡下岁月安静,推开门就看见河,没 上过心。十岁前,我都不晓得河叫什么名 字,只晓得河里有鱼,有船,上游三里,有 一座摇摇晃晃的木桥。夏天涨水季节,河 水泛滥,湾里的大水漫过稻田、缓坡、土地 庙,一步步向村庄逼近。傍晚,村巷里晃 悠出一串光着膀子、打着赤脚、拎着鱼篓 的少年,他们去河边抓鱼,鱼贯而出的孩 子中,就有我。雨停了,阳光从云缝里漏 出来,天地间回荡着喧哗的水声。潜伏水 底的鱼在水声的诱惑下,成群结队地逆水 而上。小溪中、水沟里、田埂中,鱼挨着 鱼,鱼叠着鱼,密密麻麻,那是鱼在戏水。 戏水鱼昂着脑袋往前拱,拱不动,就扭着 身子,嘴里吐水泡,大口地喘气。

小小少年比鱼还兴奋,先跳下小溪、 河沟的,随手抓起鱼抛向慢一步的伙伴。 等到都跳下来,鱼在空中飞过一道道跳跃 的弧线,砸到身上又反弹到水沟里,重新 混入了赤裸的鱼群中。水沟里打鱼仗相 当于雪地上打雪仗,开心!

戏水的大多是鲫鱼,也有少量黑鱼、 白丝鱼、汪丫鱼,都不大,三四两到一斤左 右。鱼大,身子就重,贴地逆水而上,难度 大;太小,向前挤,力量就不够,也少见。 偶尔还可见到极少耐力较好的马蹄鳖、泥 鳅混迹其中。雨季是鱼的季节,满世界都 是鱼,与其说我们是去抓鱼,还不如说是 捡鱼,像捡稻穗般随意,不到一顿饭工夫, 鱼篓里就满了。我个头小,比鱼篓高不了 多少,背不动,倒掉十几条,这才回了家。

绿荫深处,村庄上空陆续升起炊烟, 黄昏里的暮霭一步步围过去,潮湿的炊烟 和稠密的暮霭混在一起,天空被压低了。 一身泥水进屋,背回来二十多斤活鱼,跟 背回来一篓子猪草一样平常。母亲站在 昏暗的煤油灯下不停地搓手:"煮这么多 鱼,要多少油呀!"

天气晴朗的日子,坐在树荫下,时常 扛着脑袋望着河湾呆想,要是一年四季下 雨就好了。一下雨,鱼从湾里逆水上游, 白花花的鱼就成了锅里红彤彤的菜。河 边长大的孩子,鱼吃得多。因为家里的 鸡、鸭长大后,都要卖到城里,换成油、盐、 酱、醋,还有布料、肥皂、火柴、马灯。长大 后渔业专家告诉我,逆流戏水的鱼,满足 三个条件,才会从河里露头,一是岸边要 有落差的流水,二是流水见底的小溪、水 沟,三是低气压、高气温。后来回想,确实 没在秋天和冬天去河边抓到过鱼。

河里的鲫鱼,纯野生,活水里长大,鱼 肚泛白,鱼鳞泛着银白的光。小时候作 文,常写道"清晨,天空泛着鱼肚白,太阳 从河面上冉冉升起"。长大后离开乡村, 也离开了鱼肚泛白的天空。

父亲对少年的我说,长大了要学一门 手艺。少年的我最想学的手艺是"抓 鱼"。尤其是钓鳝鱼,老家叫"黄鳝"。鳝 鱼活性强,力气大,味极鲜,鲜活的鳝鱼到 城里能卖个好价钱,比鸡鸭贵

有个夏天,我想靠钓鳝鱼买一双塑料 凉鞋。在河湾里钓了两个月,才钓了七八 条。钓钩是自己做的,下钩的位置也没找 准,凭感觉、随兴趣,任意垂钓。岸边沟坎 坡埂,底部光滑的洞口,里面住的不是鳝 鱼,就是蛇。蛇不吃蚯蚓,咬钩的一定是 黄鳝。要是洞口有不规则齿印,里面住的 不是螃蟹,就是乌龟。等我稍微明白了一 点钓鳝鱼的技术时,暑假都已结束了。

但那个夏天我还是有了一双凉鞋,是 父亲用卖鳝鱼的钱买的。广播里说那一 年第十四号台风从舟山群岛登陆,正以每 小时一百六十公里的速度移动。第二天 一早,台风裹挟着暴雨,铺天盖地将老家 的村子和河流卷了个天昏地暗。一天一 夜后,风停雨歇,但河水泛滥,大部分稻田 被洪水抹平。没淹的稻田里,水稻齐齐倒 伏在了水里。就在这天晚上,父亲带着我 和弟弟去河湾里抓鳝鱼。天黑之后,四周 是蛙声、鹧鸪声、知了声。我背着鱼篓,父 亲手里攥着一把烧灶用的火钳,弟弟举着 一个火把。火把是一捆稻草浇上柴油,冒 着油烟的火光照亮了水草下和稻秧间。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出洞的鳝鱼,趴在水 草、稻秧的缝隙里,一动不动。父亲支开 火钳,夹起鳝鱼,很轻松地扔进篓子里。 这与日常鳝鱼的狡猾和凶猛判若水火。 鳝鱼没戏水鱼那么多,可一晚上,我们父 子仨抓了足有二十斤。第二天,父亲将筷 子细的小鳝鱼拣下喂鸭,留十几条中等的

家里吃,剩下大的到县城卖了八块多钱, 给我买了凉鞋。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我也 没明白,为什么暴雨后的鳝鱼在光线下那 般呆滞、迟钝。是火光让鳝鱼失明,是风 暴让鳝鱼受了惊吓,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有时候半夜梦醒,我常常会想起老家 河里的鱼,想起结伴在清澈的河里游水、 扎猛子,想起没学成的钓鳝鱼手艺。我还 想起小学五年级时,读了第一本小说《鲁 滨逊漂流记》。鲁滨逊流落荒岛的传奇故 事让我整整一个夏天处于梦游状态。我 一心想着如何从家门口的那条河出发,一 直漂流到鲁滨逊的岛上去,那个由文字编 织的梦幻世界太神奇了。

十七岁,我终于从家门前那条河出发 了,去很远的地方读大学,放弃了河边抓 鱼的手艺,锤炼了推敲文字的手艺,并 且一直乐在其中。河边出生,吃着河鱼长 大,又被河带向远方,我告诉没抓过鱼的 儿子,带我去远方的河叫王桥河。王桥河 起源横山,自西向东跌宕而下,历五座水 库,蜿蜒四十里,经洋湖入高邮湖,然后流 到长江,直奔大海。

如今河边的少年都到县城读书了,家 也搬到城里,河边的水草和鱼成了父辈们 的往事。我在城里看好了一套三居室的 房子,想让晚年的父亲享受城市生活,父 亲只说了两个字:"不去!"于是,我在老家 地基上翻建了一栋房子,站在二楼,王桥 河就在眼前。我仿佛看到少年的我正光 着脚、踩着一片泥泞,跟着一帮小伙伴去 河边抓鱼。打开窗户,空气中扑面而来的 是鱼腥味混合着青草与水稻的气息,与小 时候一模一样。这时候,我终于悟出了: 人生就是一条河,这不仅仅是比喻,而是 说,河流常常也是人生旅程的一个地标。



家乡永川区位于重庆西部,是 一座因水而兴、因水而名的城市。 因城区三河汇碧、形如篆文"永"字 而得名。明正统年间,永川县教谕 诸华曾有诗赞曰:"流成永字三江 秀,汇入碧川万顷涛。"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位 于黄瓜山下的永川师范学校毕业, 分配到永川城郊一所乡村小学任 教。那时,流行的交通工具是自行 车。我也有一辆自行车——重庆 生产的五洲牌加重自行车,车铃声 的音节是隔开的,按一下,响一声, 声音清脆。

骑自行车,最大的好处就是想 走就走,最尴尬的事情则是:平时 人骑车,有时车骑人——遇到烂泥 路,泥巴把车轮裹得严严实实,实 在转不动了,只得扛起车子走。

我在那所村小工作了十二年, 那辆自行车陪伴了我十年。

终于,学校建起了教师宿舍 楼,我如愿分得一套新房子。于 是,抽一个周末,我与妻子进城买 家具。我们选中了一套组合柜,还 有床,都挺大的,如果租货车送到 学校,价格贵,有点舍不得。我便 和妻子商量,借了一辆人力板车, 两轮,双杠,我在前面用力拉,妻子 在后面用力推。

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拉板车 的经历。老把式告诉我,拉板车, 上坡要绷住,下坡要稳住。意思 是,上坡时要绷紧拉绳,下坡时要 把车撑住,否则,就会滑车,后果不 堪设想。一套崭新的家具,放在板 车上,就是家的一部分。尽管我拉 得大汗淋漓,但想到马上就要住进 新房子了,心里就美滋滋的。

现在,我曾工作过的那所学 校,已经成为独具特色的兰亭小 学,校园环境优美,根本找不到昔 日的模样了。

1997年,我考录到永川日报 社工作。虽然进了城,但城里没有 住房,家仍然在原来工作的学校 里,相隔将近二十里路。乘车不方 便,骑自行车又太费力,我便买了 一辆摩托车——重庆生产的建设 摩托。从自行车到摩托车,算得上 是飞跃了。每当下班骑着摩托,行 驶在回家路上,我都会生出一种 "我心飞翔"的感觉。

之后,在城里租房住,免去了 舟车劳顿之苦。再之后,单位集资 建房,新房距离办公室,步行也就 十来分钟路程,于是我自然开始了 "绿色出行"。美中不足的是,就环 境而言,远不如现在的小区

先前,永川远没有扩展到现在 的规模,单位与住家都在永川老 城,紧邻区委区政府。后来,区委 区政府驻地东迁新区,永川新城迎 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短短几年 时间,宽阔的道路、崭新的小区、各 具特色的城市公园陆续建成。

我所在的报社也搬到了新城 的汇龙大道。从住家到单位,差不 多要跨越新城与老城,路途一下子 又变得遥远了。于是,我想到了买 车。我的第一辆小汽车是手动挡 的轿车。那时,永川新城的街上车 辆还不多,路上宽阔敞亮,没有塞 车、拥堵之说,远不是现在这样的 车水马龙。

虽为故乡人,疑是故乡客。永 川城市发展之快,甚至让老永川人 也有点不敢相认。有一天,驱车在 新城跑,我竟然迷了路,不得不在 "家门口"开启了导航模式。

一看永

把家搬到新城去,是几年后的 事情了。新家安在兴龙湖畔,站在 十六楼阳台往外看去,茶山竹海就 在不远的地方,一线青黛绵延横 亘,让人顿生山河壮丽之感。近处 的兴龙湖公园尽收眼底,不远处神 女湖公园的茶山神女雕像清晰可 见。环顾四周,处处都似画框里的 绝美风景。

尤其是那些美丽的城市公园, 每次看到它们,我的心里就会生出 一些感叹来:多好的湖景花园啊, 你享受它们,它们便是你的;你忽 视它们,它们也就与你无关了。每 逢周末或节假日早晨,我都会独自 出门,沿着临湖步道步行一个小 时。偶尔,择湖边的亭子,一个人 静静地坐下来,感受时光的恍惚与

从兴龙湖边的十六楼住房望 出去,还可以看到重庆云谷,永川 大数据产业园——这是永川新城 里最具有科技感与青春活力的地 方,正激荡着我的家乡发生神奇蝶 变。如今,永川已成为中国首个实 现无人驾驶商业运营的城市,正加 快建设西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城、科技影视城。"让大数据永远川 流不息",似乎成为"永川"地名新

如今,我已经有过好几辆小 车。想起曾经的自行车、摩托车出 行经历,我的心里就会涌起满满的 幸福感。

在永川,车轮的转动,伴随着 生活的变迁。我从一辆加重自行 车,到拥有自己的私家小汽车,这 中间的变化,正是永川蝶变的一个 缩影,也是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的历

布谷鸟从头顶的天空掠过,叫声高 远而悠长。香椿把积攒了一冬的力量 与热情,摇晃在崖壁、坡顶上。对于世 代生长在川东北村庄的人们来说,笃定 地确认春天的到来,大多有赖于春冰的 融化、鸭子嘎嘎跳下水,以及在田埂和 山岗游走的当口,眼里突然烧进来的一 串如火如霞的植物。这种能佐食入药 的物种,我们这些粗糙的毛头小孩,最 初并不知道它们的妙处。怎么瞧,它们 都与我们长在脑袋两侧的耳朵相去甚 远,可村里的老人们偏偏要把它们唤作

-"折耳根" "去撬折耳根了""大雁坡好多折耳 根,快来哦"……这些顺耳的声音在空中 一路颠簸,最后撞入我们的耳蜗。我们接 住大人递过来的器具,呼朋引伴,一窝蜂 地挎着篮子、背上背篓出了门。那些赭红 的植物就像神秘的引线,一路扯着我们的 脚丫。我们上山、下沟,再上坡,再下坡。 走着走着,我们也像那些赭红的植物一 样,散落在田间地头,东一个,西一个,弯 着腰的,低着头的,趴着身的。带去的工 具多是家里不常用的钝锈之器,但我们并 不去计较。我们只管走走停停,打打闹 闹,仿佛那些春日是平白溢出来的——是 多余的赠送。

至于采在我们手中的植物的最终命 运,它们是否算得上村庄的一道美食,我 们并没有多去关心。我们一只手捏着它 们,抚着它们的茎叶,探寻它们深埋土里

的根。然后扶着它们的叶和茎脉,连同呼 吸到第一口气的泥土,一并扯出来、撬出 来、拱出来。然后,我们的筐里篓里,就不 只是赭红了。很快有了白,一掐就破的 白;也有了粉,低首含羞的粉;还有了青, 天蒙蒙亮时云朵的青。还有些好看的色 彩,它们就那么相安无事地共存于那些植 物的同一枝叶上、茎上、须上。背篓里,折 耳根的芳香越来越浓,不知不觉间,黄昏 的幕盛大而宁静地张开。我们干脆一屁 股坐在那些芳香的一侧,把头仰起来,任 万千条金灿灿的光线在我们周围不动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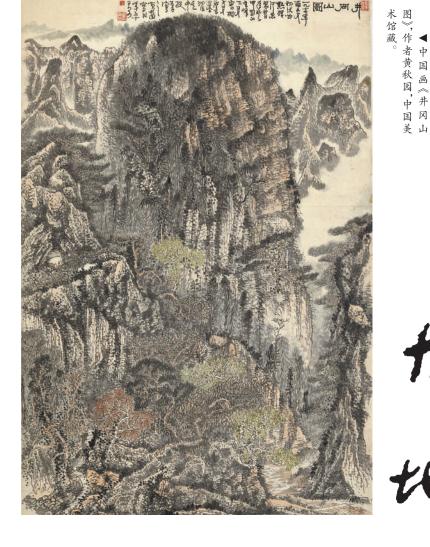
此时,我们的小名被长辈们隔着一个 坡喊上一嗓。我们往背篓里瞧,内心掂量 这收获足以对得起一下午的时光,就放开 手脚,只管嬉笑、追逐和玩闹了。丢了器 具,放了篓筐,去田里摸鱼,沿着沟渠穿梭 奔跑,玩捉迷藏,或比谁的水漂打得更 多。我们就这样行走在如烟的金色里。

玩乐之后,便要将折耳根送回家中 择去它们的根须,用清水洗过,而后切成 齐整的段,撒上盐,再淋上酱、醋和油辣 子,搅拌匀净,一道可口的下饭菜便成 了。有时贪玩回去晚了,外婆担心安危, 免不了要沉下脸斥责一番。外公那时身 体尚无大碍,只是他的喉咙里似乎常年烧 着一锅沸水。这种时候他总乐呵呵地跳 出来解围。他探出双手,嘴里啧啧有声, 把我一下午的成果从背上或臂弯里利索 地取下来,笑呵呵地揽在怀里,仿佛揽着 一个娇嫩的孩子。外婆或许看出了外公 的心思,她不再言语,神色轻松下来。还 没到开灯的时候,就着房顶亮瓦里挤进来 的最后几缕光线,外公精瘦的身体开始围 着那些植物转,腾挪移转间,那些植物经 过油盐酱醋和葱蒜的加持和浸润,鲜亮起 来,大大方方摆在了灶沿上。

灶膛里的火才引燃,晚饭离煮熟尚需 一段时间,但我们已齐齐举了箸,立于灶 边,开始提前享受折耳根的美味。它们当 然也是可以放进锅里和粥一起煮烹的,那 是另一种无法拒绝的气味,是一种又软又 轻的香。那种轻软的味道,经过火的锻 造,可以深潜进米粒里。但外公似乎更偏 爱简易的吃法。那些植物在他嘴里,发出 清脆的声响。随着嘴角的翕动,我看见外 公的脸庞在黑暗中发出晶莹的光来。

我坐在外公的目光里,也学着他,翕 动嘴角,细细咀嚼,把自己笼罩在折耳根 的芳香里。村庄的夜幕正在降临,外婆埋 下身子,在灶后拾起又一把干爽的柴火。 我默默地等待着外婆抬起头,等待着灶火 照亮她脸庞的那一个温馨的瞬间。而那 时,那些春天的植物香,还弥漫在我们周 围,久久不肯消散。







黄 国

园《

国冈



人在山水间,仿佛也站成了春天 里的一棵绿树,一茎轻轻摇曳的花。

我深吸一口气,清新的空气里有 甜丝丝的气息,这是湖水的气息,是草 木与大地的芬芳。

万绿湖的早晨,从氤氲的雾霭里 醒来,如梦似幻的雾霭笼罩着湖面与 青山。朝阳升起,薄薄的轻纱由浓渐

万绿湖其实不像湖。它位于广东 省河源市。它的辽阔、苍茫完全超出 了我对湖的想象,像翠绿群山环绕的 碧海。三百六十多个岛屿,错落分布 于辽阔的湖水中。想揭开万绿湖的神 秘面纱,看到它的全貌,必须坐直升机 从高空鸟瞰。

我们登上一条游船,向水月湾驶 去。蓊郁青翠的峰峦倒映在湛蓝清澈 的水面。一群白鹭掠过水面,向远处 静谧翠绿的小岛飞去。快艇在船尾犁 出一道长长的波浪,白色浪花如晶莹 的珍珠飞溅。白浪两边的水面微微漾 起涟漪,如柔滑无边的蓝色丝绸,在微 风里轻轻起伏、鼓荡。

万绿湖因四季常绿而得名。这里 的绿,不是单调的,而是千变万化的。 即使一天里的同一时间,万绿湖的绿

万绿湖

王雁翔

也是不同的。嫩绿、碧绿、翠绿、青绿、 深绿、翡翠绿、湛蓝绿、墨绿、苍绿…… 会随着大自然的阴晴雨雾与日夜交替 而变换。从湖到山,皆绿得纯净、透 明,沁人心脾。

四周或雄伟险峻或秀丽清幽的群 山,围着湖起伏、绵延。湖中岛屿星罗 棋布,大的上千亩,小的不过数亩。大 山林木苍苍莽莽,小岛杂花灵草葳蕤, 形成清秀妩媚而又壮阔奇丽的风景。

我用长焦镜头拉近,看湖边茂林 中的鸟,心里"嗡"的一声。那竟然是 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白鹇,是难得一见 的稀客! 白鹇对生态环境要求极为严 苛。它们的身影,往往是一个地方生 态环境的晴雨表。此刻,茂林近处的 小岛,碧绿如翡翠,远山如墨,或浓或 淡。空气清新湿润,让人不由自主地 大口呼吸,心情舒畅到只想对着碧波 与青山大声呼喊。

导游周捷航望着我笑道:"谁来到 万绿湖,都会爱上这里。"

四十二岁的周捷航,身形结实,脸 庞被骄阳涂上了淡淡的古铜色。从广 州商学院毕业后,周捷航原本可留在 广州发展,他却主动放弃多家企业邀 请,理由竟是喝不惯城里的自来水。

周捷航笑着说:"我家在连平县, 门前就是连平河。我自小就喝山泉 水,不是矫情,是真不习惯城里的水。" "这水能喝吗?"我蹲在水边,双手

掬起湖水,实在清得诱人。

"能喝!"周捷航说,"万绿湖的水 质,长年维持地表水一类水标准,中心 区水质更好。"

我们在临水的茶吧要了茶,坐下 歇脚。仲春的阳光暖而不烈,就这样 在春日的山水间无所事事地坐着,让 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休憩,看湖光、 岛屿、远山在天光云影里不断变化。 日子不紧不慢,人不慌不忙,甚好。又 或者,坐一叶小舟,茶席移至舟上。三 四人摇着橹,缓缓往碧水与青山相接 处去,不期然与一两只野鸭、黑水鸡、 苍鹭、鸳鸯邂逅。

万绿湖生态之美,当然不止浩瀚 清澈的湖水。湖水、岛屿、溪流、林 野,丰厚的自然资源使万绿湖成为 "植物王国"和"动物乐园"。这里生 长着七百五十多种植物,有一百四十 多种飞禽走兽,仅珍稀濒危植物就有 九种。

在保护区,我认识了许多不曾见 过的植物:木荷、铁冬青、千年桐、山乌 桕、苦楝、楠木、柚木,还有珍贵的桫 椤、半枫荷、黏木、藤黄檀等。

下岛时,白云如絮。水月湾、龙凤 岛、镜花缘,我看见的景致还不到万绿 湖核心景区的百分之三。

落霞、碧水、群山。苍茫的深绿与 新绿,相互辉映,美不胜收……

本社社址: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 电子信箱:rmrb@people.cn 邮政编码:100733 电话查号台:(010)65368114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10)65368832 广告部电话:(010)65368792 定价每月24.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广告许可证:京工商广字第003号